

清华漫忆

○仇国平（1968自控）

2011年正值母校百年大庆，也适逢我入学50周年，令我喜庆，也令我感恩。

感恩母校 关怀包容

我入学比其他8字班同学早一年，1961年上海华东师大附中毕业考入清华。上了两周课，便查出肺结核休学一年。返沪前，10月4日在万寿山巧遇周总理陪同尼泊尔马亨德拉国王游园，头一次近距离面对敬爱的周总理，万分激动。但终究受挫感很强，兴高采烈而来，被“休”沮丧而归，可谓冰火两重天。

第二年复学时病未痊愈，正处国家困难时期，物资匮乏，营养不良，怕旧病复发，还怕因不能参加强体力劳动或锻炼，被视为“思想落后”，忧心忡忡。所幸，当时虽“左”思潮主导大环境，但校领导始终坚持对体弱患病学生在劳动、生活、体育课多方面给予热情关怀，悉心照顾。周围老师和绝大多数同学并不歧视我，而采取关心和包容的态度。而今每每回想起来，总是心存感激。

自强不息 催人奋进

回忆在校学习，印象最深的是严格，重基础，重“授人以猎枪”而非“授人以猎物”。当年高等数学老师教我们独立总结各类解题规律，工程制图课训练我们一丝不苟精神，就很典型。大家学习都很刻苦，星期天大多在图书馆或教室里度过。



仇国平学长（中）

老师们严谨的教学作风，诲人不倦的敬业精神，熏陶了我认真、负责、细致、上进的品格，终身受用。

校园生活 丰富多彩

母校重“德，智”，也重“体”。马约翰老教授亲自为我们上第一堂体育课，他挥手朗声“要运动”的情景，至今还历历在目。每天课余，操场上一片龙腾虎跃，洋溢着青春活力。而我则在体疗课上学会了气功和太极拳。

清华园文化生活很丰富，熏陶学子，提高素养。大礼堂上演电影、中央乐团的音乐会、上海沪剧团的《沙家浜》、校文工团演出，王愿坚等知名作家的讲座，我都尽力“一睹为快”。爱好文学的我，二年级时加入了校文艺社，曾去诗人臧克家的四合院访问，至今还珍藏他签名的《唐诗三百首》；去北影厂摄影棚看拍电影：秦怡主演《浪涛滚滚》，秦红主演《千万

□ 我与清华

不要忘记》。三年级寒假没回家，为校广播台撰写了《新年献辞》，还参加了文工团创作活动，写了朗诵诗《女毕业生给妈妈的一封信》。之后被派去土建系帮助改写雕塑剧《接班曲》朗诵词，结果被导演选上在序幕和结尾的三人造型及一幕场景充当演员，每场演出还由校园明星刘西拉为我化妆，甚有“不胜荣幸”之感。

航天航空 三十五载

1968年毕业，我被分配到航天部空间技术研究院空间电子所。期间，参加了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上某导航设备研制，该设备曾多次成功使用于该系列卫星，我们课题组荣获国防科工委重大科技成果二等奖。

1974年，上海因研制大型喷气客机向航天航空系统调科技人员，我由此调入上海飞机研究所。这是1970年8月周总理代表中央交给上海的任务：以后我国领导人出访要坐国产大飞机。历尽艰辛，运十飞机终于在1980年首飞成功，之后又成功试飞多座城市，震撼了世界。我有幸参加了设计、跟产、试飞全过程；还作为编制组组长主持编制了一项航空工业部技术标准，该标准后来升级为国家军用飞机技术标准。由于非技术原因，“运十”于1986年下马，但为当今体现国家意志的大飞机重点专项落户上海奠定了坚实基础。“运十”下马后，上飞所一度陷入经济困境，按“军转民”方针办起了公司，我先后干过两家公司总经理，编制仍在所里，谈不上“下海”，算是“下游泳池”吧。

回顾三十五载，并无“辉煌业绩”，但也遵循校训作了应尽的努力，在祖国建

设大业中奉献了一分光和热。

弘扬传统 服务校友

1984年上海清华同学会恢复成立，后更名为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。上海工业大学校长钱伟长老学长任会长，我连续干了二十多年副总干事。

期间，还为《清华校友通讯》、《新清华》撰写了一些校友专访，弘扬母校传统，宣传杰出校友事迹，其中有102岁的我国第一位建筑师庄俊老学长，担任市领导的吴邦国、黄菊、倪天增，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东方明珠总工程师江欢成，中科院副院长严义埙，同济大学校长吴启迪，宝钢集团董事长谢企华等，有的已编入90周年校庆专辑《世纪清华》出版。2004年我不再任此工作，由一群年轻校友主持校友会工作。

夕阳正红 心态不老

2003年9月，我“准时”退休，开始实施与老伴去国内外旅游计划，但后因忙于维权而暂停下来。官商勾结严重侵害我小区业主合法权益。为主持正义，我学习了许多相关法律法规，和广大业主一起向各级政府反映情况。全国发行量最大的《新民晚报》和上海电视台新闻节目都报道了我小区被侵权情况。区委、区政府虽向我们作了道歉，但问题至今仍未解决，可见百姓维权之难。缺失社会公平的城市，如何使生活更美好？政府不维护群众利益，又怎能构建和谐？去年我被选为业委会主任后，更感责任重大，要继续发扬清华人坚持真理、无私奉献精神，督促政府职能部门纠正违法行为。

我的文艺爱好依旧。2008年11月，上海校友会艺术团成立，我也参与了筹建，并“滥竽充数”到合唱队里。我们每年在上海校庆会上演出，去年7月还和母校学生艺术团一起在世博园大舞台上成功表演

了一台节目。

人生好似舞台。与退休前比，忙碌的内容变了，生活依然充实。头上银发多了，心态还不觉老。

2011年1月22日

感念清华的老师 and 同学

○托列吾汗（1966土建）

我是新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一个贫苦牧民的女儿。幸运的是当我刚到上学年龄，新中国成立了。我在家乡上了小学、中学。高中毕业以后，在党的民族政策关怀下，部分学习优良的少数民族学生被安排到祖国的首都上大学，我则有幸来到美丽的清华园。

1960年我到清华大学土建系房六班学习。开始因为语言不通，学习非常困难。就在这一筹莫展的时刻，尊敬的清华老师和亲爱的房六班同学，向我伸出了援手。他们不分白天黑夜、不分节假日，手把手地辅导和帮我补习各门功课。尊敬的

罗福午老师还多次叫我和阿不力克到他家，专门为我们开小灶补课。我们哈萨克族有一句谚语：“饥饿时候食口饭，甘甜永远记心田。”

现在，尽管半个世纪过去了，但当年那些可敬可亲的面孔还时时浮现在我眼前，难以忘怀。清华园里那种团结、友爱的精神永远鼓励着我，温暖着我，让我铭记终生。在清华生活的几年，我深深体会到了祖国大家庭的关怀，民族团结的温暖。我与房六班同学们之间的关系，就像亲生姐妹一样，是真诚的、是永恒的。



校庆返校时，托列吾汗（右2）与同学在一起。

毕业以后回新疆几十年，虽然远隔万水千山，同学们还经常给我打电话、寄贺年卡。每次在北京的同学聚会上，大家都热情地欢迎我，友情仍然是那么浓烈。远在福建的庄传泰和杨玉明夫妇专门请我到他们家玩了一个星期；地处南方的遇平静同学还请我到深圳她的家，在世界公园的每个景点都照了相，放大后给我寄来……我很难用语言表达他们对